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四

記

遊東山記

楊士奇

洪武乙亥余客武昌武昌將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術能詩皆意度闊畧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獨與余相得也是歲三月朔余三人者携童子四五人載酒殺出游隱溪乘小肩輿余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徹深處可浮小舟傍有磐石容坐十數人松栢竹樹之陰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衣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坐久聞鷄犬聲余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行彌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

馬一叟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被兩肩容色腴澤類飲酒者
手一卷坐庭中蓋齊丘化書延余兩人坐一媪捧茗盃飲客
牖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余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於
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而出還坐石上指顧童
子摘芋菜爲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觴數行立恭賦七
言近體詩一章余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余故人武昌左護
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
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余
賦五言古體一章書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不已道士
不能勝降屣謝過衆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筴
而吹之作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
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絕句語益奇遂復酌余與立恭飲少皆
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余糝餅餌投之翕然
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輒盡散不復因共
嘖嘆海鷗之事各賦七言絕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衆祈而
嚼之餘半餅遺童子遺予兩人已而夕陽距西峯僅丈許隱
溪呼予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
送立恭及予時恐晚不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趨徑望草
埠門以歸中道隱溪指道旁岡麓顧余曰是吾所營樂丘處
也又指道旁桃花語余曰明年看花時索我於此旣歸立恭
曰是遊宜有記屬未暇也是冬隱溪卒余哭之明年寒食與
立恭豫約詣墓下及期余病不果行未幾予歸廬陵過立恭
宿別始命筆追記之未畢立恭取讀慟哭余亦泣下遂罷然

念蔣氏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遊屢矣而樂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錄一通遺立恭嗚呼人生聚散靡常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文存沒離合之感其能已於中邪既遊之明年八月戊子記

宣德二年進士題名記

宣德二年三月朔廷試進士得馬愉等百有一人

國朝廷試

天子御正朝親出制策既第其高下明日陳鹵簿傳臚

天子服皮弁絳紗袍御正朝文武羣臣朝服東西序立傳臚既羣臣上賀其詞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士之與於斯者其榮矣哉自設科兼取南北士而前十有五科南士往往數倍於此

皇上嗣統之初詔禮部科舉歲取百人南士什六北士什四著為令蓋簡用人材南北並進公天下之道也至是合前科未廷試者一人而其第一人出山東前此南北士合試未有北士占首選者有之寔自今始禮部尚書臣熒言故事有題名刻石太學矧今龍飛第一科宜有示後制可命臣士奇述文臣士奇既拜受命仰惟

國家取士非一途而士必以科第為榮者

天子親耀之也今朝廷寵科第廷試有祿以示中外題名有碑以垂永遠夫豈徒顯其名哉固望為當世之用太平之具也士平居動苦學問亦豈徒藉為名哉固將推所學見諸功業及諸天下也名之所在使後人睹之而思其所立歆豔愛慕之無已榮莫大焉不然碌碌無稱或所行非所學後將

有指其名而疵議之者矣此係其立志與否嗚呼可不勉歟於是朝之令典宜有紀士之立志宜有勸敬拜手稽首具書于題名之首時奉命讀卷及執事之臣列諸其陰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三代而下以仁厚為治者莫踰於宋宋興三百年其民安於仁厚之治者莫踰昭陵之世當時君臣一德若韓范富歐號稱人傑皆以國家生民為心以太平為己任蓋至于今天下士大夫想其時論其功景仰敬慕之無已也而當時同朝有君子焉小人焉君子不容於小人不能久安於中或暫黜而遽還或屢擯而復用而終能顯其功名者由其君之明也歐陵文忠公以古文奧學直言正行卓卓當時其凜然忠義之氣知有君而已知有道而已身不暇恤其暇卹小人哉而小人皆不便之故一斥夷陵再斥於滁既復起歷踐清華從容廟堂與諸君子坐致國家於磐石之安者非由君之明乎者公在夷陵歲餘在滁閱三歲皆無幾微遷謫之意方自務保民而與民旦暮相親相娛樂若父子然者君子之道固無往不自得也我

仁宗皇帝在東宮覽公奏議愛重不已有生不同時之嘆嘗舉公所以事君者勉羣臣又曰三代以下之文惟歐陽文忠公有雍容醉厚氣象既盡取公文集命儒臣校定刻之永樂庚子冬被召赴北京過滁登琅琊山問醉翁亭但見寒蕪荒址惟醉翁亭二賢堂六字隱隱巖石間顧時滁之守臣無足語者顧其從臣曰邦先賢之跡棄不治如此其政可知矣太息去之後六年太僕寺卿趙君至趙君素慕公之賢又知

滁之人思公不忘也出俸倡其寮及滁人復作醉翁亭而刻
公所為記寘亭中亭後作堂以祀二賢二賢者王元之及公
也元之至道二年自翰林學士出知滁州其文章及立朝大
節與公相望合而祀之因滁之舊也醉翁亭之前舊有六一
泉疏導加石甃焉百費所需不出於公而加於舊規於是滁
人歲時謁拜二賢退而歌誄公之又章又徘徊泉上如親見
公之樂乎此也而有以慰其不忘君子之心焉昔召公布政
南國後人思之至不忍傷其所息之木而况公嘗樂於此者
乎君子之感人心固自有不能已者而非有賢者倡率於上
則亦莫能遂所欲為此滁人所以有待於趙君也趙君名進
字孝禮天台人發身科第累任顯官自廣東布政司叅政遷
太僕卿於滁豈第敦厚明達大體所至為所當為以賢能稱
相斯舉者太僕少卿蘇實龐頊丞楊文達孫嵩宋載劉壁主
簿壽伯治及滁人褚士良等十人經始於洪熙元年四月成
於宣德元年正月於是士良等請文記歲月其成之又明年
二月甲子記

虎丘雲巖寺重修記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虎丘吳闔閭所葬處也世
傳旣葬有白虎之異故名同阜盤鬱泉石計詭蓋晉王珣及
弟珉之別墅咸和二年捐為寺始東西二寺唐會昌中合為
一而名雲巖者助於宋大中祥符間載盧熊郡志如此始清
順尊者主此寺至隆禪師而復振歷世變故寺屢壞輒屢有
興之洪武甲戌寺復燬永樂初性海主寺始作佛殿其作浮
圖七級繼性海者楚芳作文殊殿十七年便价繼楚芳是年

作庖庫作東廡明年作西廡作僧舍又明年作妙莊嚴閣又三年閣成蓋寺至良价始復完价所作閣之功最鉅凡三重崇百二十尺有奇廣八十尺有奇深六十尺上奉三世佛及萬佛像中奉觀音大士及諸天像其材之費爲鈔三十餘萬貫金石彩繪之費六十餘萬貫又經營作天王殿以次成良价抗之海昌人石庵其字今僧錄闡教止庵其師也余聞諸刑部主事陳亢宗云良价嘗從亢宗游遂因以求余記其成余聞虎丘據蘇之勝歲時蘇人耆老壯少閒暇而出游者必之此士大夫宴饌賓客亦必至此四方貴人名流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遊於此也然亦有與念夫王氏之嘗樂於此者乎當是時王氏父子兄弟寵祿隆盛光榮赫奕舉一世孰加也而能遺奎所樂輕若脫屣焉者豈獨以爲福利之坎真乎其亦審夫富貴之不可久處與子孫之未必世有者乎雖其智識趨向高明正大不足以庶幾范希文之爲而無所係累乎外物視李文饒溺情後忘下至於草木之微者豈不超然過之也而自建寺以來今千餘年雖屢壞而屢興其飛甍傑構凌切雲漢與其山川相輝煥稱名勝於東南愈久而不衰者固佛之道足以鼓動天下亦必其徒多得夫瑰瑋踔絕刻厲勤篤材智之人能張大其師之道以致夫多取之力也瑰瑋踔絕刻厲勤篤之人其用意也宏其立志也確有不爲爲之而孰禦其成哉嗟乎若人也使就於世用有不立事建功而可以裨當時聞後世哉吾又以嘅夫屢見之於彼而鮮遇於此也

聚奎堂記

宣德二年春 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
楊公得故廨宇於長安門之南而修葺之周垣數百步凡屋
四楹制度簡樸梁柱不斷編葺覆茅塗既潔素間而三之其
中爲堂高明靚深南楹北戶疏暢洞達東西二室左備偃休
西度圖史庖湏具於兩序卉木之秀環列前後四顧虛曠埃
壑之影車馬之音邈不及宛然郊郭之外高人逸士之所棲
託也置僮奴數人酒壺茶籠與丸奉賓客之物恒具公之意
蓋將朝退之暇及其寮采游息於此以適夫蕭散之趣也既
成會

上臨軒策士其第一甲三人皆授職翰林馬愉脩撰杜寧謝
連皆編脩於是館閣諸賢相與置酒堂中爲三人賀主獻賓
酬新行其樂有言于列者曰斯會斯堂誠稱古之人名士也

蓋有因事而志喜者請名堂曰聚奎何如衆皆曰然少傅公
屬予爲記衆皆爲詩夫奎西方之宿十六星與壁相比談天
者類曰奎壁主文章而圖書祕府也今則吾徒之職守在焉
國家選賢非一途而進士科爲重自洪武辛亥至今五十有
七年臨軒策士十有六所得士之賢者濟濟中外有光政治
之任而擢承明著作之庭者又皆當時之極選也今

聖明在上不闡文化斯民生遂四境晏然太平盛致也吾徒
得以閒暇宴適於此千載幸遇

上之賜固士君子所不能忘而升斯堂也於少傅公之所以
自致亦未可忽哉公自登高科歷事 列聖幾三十年未嘗
一日不在

天子左右其文學才猷所以裨益 聖治者愈久而愈勤故

天寵愈進而愈厚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少傅公有焉然則公祿爵之進尚未已也而凡在此者有心公之心將繼起而光大亦未已也三年一大比賢才之出當益盛則相與如今日之宴聚斯堂亦未已也吾雖老尚屢見之哉

深陽縣儒學重修大成殿記

高皇帝正大統之三年詔欲鎮海濱封號如古制以山水稱忠臣烈士稱當時初封出於歷代所加者一切罷去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一方一時者比封爵宜如歷代所尊崇者于令典垂之千萬年而定鼎之初卽建學立廟京師親臨釋奠又詔通祀於郡縣又詔罷從祀之於於孔氏者所以揆前聖之大中而垂永代之

皇上繼承大統益崇孔子之道以治教天下親幸太學行釋奠禮又詔有司治曲阜廟蓋自漢以來崇禮先師極盛於今日矣孔子之道天之道也國家生民不可一日以無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行斯道於上孔子明斯道於下皆聖人也而使後之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得以行斯道者孔子之功也論其功而陸其禮聖人之也也豈是天下至於海隅郡縣皆有廟學其人皆知孔子之道尊且大而况乎首善之地百里之外其民心嚮慕興起為何如哉深陽縣故為州有廟學元季燬於兵國初林公慶知州事乃新作之垂五十年矣禮殿弊壞教諭梁本之始至謁先師顧瞻惕然懼無以安明靈副德意於是積俸廩節百費以謀更新而訓導陳余適來議益克協乃白之縣令丞皆曰

此吾職也敢不竭力以相縣民耆老聞之又皆曰此非以圖善吾民乎柰何吾坐視自逸即皆自言願有助也本之以其情言於朝從之於是自樂以下各隨力出私帑作大成殿若干楹易故以新工良材堅高敞宏麗加于舊規又新作夫子四配十哲像踰年以成由是歲春秋邑長貳學官諸生奉詔行禮對越有嚴秉虔將事罔或踰越退而斂焉敬脩所學以求無作於古聖賢將上以光

國家之用下以厚邦邑之俗所係豈細故哉諸生來請書其成夫受命有政教之寄而能究知本原之意相與殫力一心不費於公不勞於衆以底成功可爲不忝而爲民父兄於斯舉竊起趨事皆如當然又以見人性之善而王化之被矣皆可書也是役也肇於永樂庚寅某月明年六月竣事

本之垂成以家艱去代本之者陳余及訓導某皆與相力故具書之其耆民之與力者若干人書之碑陰嗚呼後之受政教之寄於斯爲民父兄於斯者可以觀矣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五

記

重修河南程氏三先生墓祠記

楊榮

凡先賢所當祀而祀之禮也立祠於墓以祀者禮從義起者也祠久而僨僨而興者常也常則不書而書者大復故也河洛於天地之中扶輿清淑之所鍾賢哲之生自昔林林而盛矣然莫盛於宋程氏父子三先生者程氏世居嵩之陸渾三先生卒俱葬洛陽縣之府店保遺墓至今具存墓側有祠後人以爲享嘗之所歷歲滋久荐罹兵祲向之隆者夷壯者敝茂管宿莽一視蕩然誠當道者所宜究心也錢塘周鑑自卽署出參藩政歷是邦觀之慨然卽有志於興復第縻於職務弗果宣德辛亥春

皇上圖弘化理重惟古昔聖賢之道乃頒明詔凡天下郡縣
有先聖先賢祠墓在者所司宜以時修葺毋就于廢鑑祇承
德意樂以斯事自任遂以其秋行郡道經嵩邑抵程氏故居
得其十六代孫曰子中者與同詣墓所雜去荒穢辨正方位
先損已俸爲倡河南守郟城李驥及屬邑令佐亦以其俸助
之遂召工計資凡所需之物則取於近邑所宜產戒以期輸
集無敢緩者以是年某月日之吉興工工能材良需用咸足
於某月日告成垣墻棟宇皆復舊規封築堅厚樹植繁密凡
所供設之器莫不畢具以某月日立開國公神主於祠之中
以明道伊川二先生侑食依故制也復于中家俾守祠事遂
率郡屬祇奠焉奠已諭于衆曰惟是三先生之墓自宋至今
餘三百載其間興廢者幾漫不可知顧念吾徒誦其遺言服

其遺訓用底有位茲得奉 明詔以周旋執事於故丘之間
幸爾訖事要不可無書雖墓間之石著當時銘表在無庸重
述而祠之興作歲月不有誌之將何以示後衆皆曰然鑑此
以公務來北京屬禮部郎中兼翰林侍書將暉請予記其事
予惟道統之傳自吾夫子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後集其
大成而不得位以行於天下遂私淑於其徒然在當時惟顏
氏曾氏之傳獨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子思三傳而孟子
孟子沒其道無傳寥寥千百載間不絕如綫迨宋之興文運
斯振而明道伊川二先生出孟氏之傳乃續而其學之所自
實本濂溪周元公茂叔方元公司理南安時開國攝通守事
知其賢深與友善因遣二先生從學卒能以其道倡天下傳
於後世人至于今賴之是二先生之功當不在孟子下也宋

季臨邛魏華父氏拳拳以二先生易名爲請遂定謚伯曰純
公叔曰正公皆得從祀先聖朝廷此天下之通祀也天下通
祀則墓祠不立可也而墓又有祠蓋墓祠則猶廟祭一家之
私祀也通祀以道統之傳惟二先生得與其列私祀則推其
所自出而開國公擇師教子之賢是不可泯也揆之於禮殆
亦弗畔矣夫然則祠之廢興歲月其誌之也宜嘉鑑之能知
所重因其請謹爲之記

書畫船記

黃淮

陸乘車輿牛馬水乘舟古之制也余自筮仕以來承乏兩制
四十餘年旦入禁垣侍

帷幄薄暮還署間嘗一使齊魯以故乘輿馬之日多而乘舟
之日蓋少也頃因謝病還故里頗年入觀沂江入淮以達

于會通非舟不可行居鄉屏處先隴往來湖山間必以舟從
筆與在職時事多相左亦其勢然也吾鄉湖中之舟甚偏仄
緼竹爲篷且易損竊嘗病之今年斐槃二子以余齒高力衰
舟輕劣不足以濟顛更造新舟頗寬廣板上覆以蔽風雨牖
兩傍以便觀覽與客同泛可布十餘席中設小榻獨往可以
備燕息後闢行廚可以供茗飲爲余慮甚周亦人子之至情
也昔米元章名其行舸曰書畫船至今以爲美談余與元章
無能爲役然儒者出入必以書畫俱假名自况無乃不可乎
嘗讀歐陽文忠公畫舫齋記始則追思謫宦遠涉觸蛟鼉冒
波濤寢驚而夢愕終則羨夫逃世江湖之上者順風恬波傲
然枕席一日千里自顧有所未暇余也旣免蛟鼉波濤之危
又無順風千里之遠天宇澄妍徜徉乎近境葦草汀花前迎

後擁足以悅吾目漁唱棹歌交響互答足以充吾耳耳目各有所適氣舒神暢其樂陶然於是絃琴賦詩以發其趣或與賓朋布弈傳觴賚酬笑譔視彼傲然枕席孰優孰劣向非得請而歸乘輿策馬追逐公卿之後榮則榮矣然非病夫所宜何有於樂哉是皆

上之賜也

上之恩猶天然言語文字豈能盡述姑託所及用以自慶云爾

蕭山魏氏祠堂記

古者家廟之制大夫三廟二壇適士以下各有差等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享止考妣而已後世廟制非有命不得二是獨庶士庶人之無廟也夫禮緣乎人情而起之以義所以報本反始者也喪服上至高祖而享有所不及豈孝子慈孫之意哉於是司馬文正公河南程夫子相繼詳定始以高曾祖禴祭於影堂紫陽朱夫子又略加損益為祠堂之制著於家禮而後孝子慈孫始得有以致其情也

國朝列其書於性理大全為萬世不刊之典其嘉惠斯人之意盛矣哉吏部侍郎魏驥仲房其先光州固始人五世祖文昌宋江淮制置司制幹扈蹕至臨安家焉高祖有聲元常德路判官曾祖應臨平務副使祖毅廣東鹽課司提舉父伯雅洪武初仕至寶鈔提舉司都監以子貴累贈吏部考功員外郎叔父希哲上高知縣再徙蕭山驥實其子嗣伯父都監公後於序次為宗嫡爰即其所居構祠堂若干楹祀高曾祖禴位次儀度一依家禮又別為一室設二龕一奉自固始遷

錢塘遷蕭山之祖做祭先祖之義立春及忌日出其主祭於正寢易世不遷使子孫知世業所從來馳書徵文爲記余惟家廟廢而祠堂作經三大儒而制始定緣情以審義因義以起禮厚而不失爲僭驥於四代之外增祀始遷之祖此又情之至義之盡報本反始之道備矣雖然禮有本有文規制儀等禮之文也誠敬禮之本也祖宗之於子孫一氣之流通誠有不存則氣暴志驕心神飛越與祖宗精爽判然不相關乃欲備儀文行虛禮感應於俄頃難矣哉驥嘗爲太常博士陞亞卿存誠事神講之明行之習其於祀先也宜無間然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子子孫孫盍思續承於無窮焉

松江府濟農倉記

胡儼

民者國之本農所以養民也昔萬山氏之子曰農能殖後

世人名耕者爲農農本濟民今日濟農何也民農一耳食者民而耕者農四民之業食者衆而耕者貧耕者貧不有以濟之則民何由得其養哉爲政者孰不欲濟農然得其道者鮮得其道而農獲其濟者今吾於吳松之爲政者見之矣松之爲郡所統者華亭上海二縣其地不過二百里而田賦百二十餘萬石視他郡爲特重每歲春夏農之貧者必舉債而後能力作幸而有秋則先償私債然後及公賦公私既輸而農則負矣農貧復假貸或鬻子女或棄本業日殫月削積貧至困如火銷膏不獲其所者可勝言哉保定趙侯豫來爲郡守深以爲憂適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忱巡撫至郡趙侯白其事周公默識之然郡無宿積愛莫能施宣德七年秋東吳歲稔會朝廷命下平糴勸分以備賑卹於是周公乃與趙侯協

謀而力行之得米六萬石分貯於華亭上海名其倉曰濟農
明年歲侵松江飢民二十餘萬計口者五十萬餘乃盡發所
儲以賑之民乃獲濟周公復思廣爲之備乃下令頻水立場
凡輸賦者民自發運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輸減三之一公
又與趙侯謀曰郡歲徵北京將帥祿俸轉輸南京給之計其
所費每米六斗致一石彼能受於南京獨不可受於此乎若
來此給之便且以省費之米儲濟農倉農可無憂矣趙侯曰
善非公莫能爲也遂言于

朝而松江得省米十五萬石并以各場之贏及平糶所貯凡
二十一萬餘石公曰是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損負者及築隄
防而力後者亦借給之民不失所矣是冬朝 京師以其事
咨戶部戶部以 聞如其請下松江廣二縣之倉以貯焉其

帳籍出納則擇官之廉能與其民之賢者掌之每春夏之交
施散以時歛必以冬而足凡其條約皆公所畫可謂勤恤民
隱經綸變通與民宜之者也踰二年郡又旱大發農倉以賑
貸而民不知飢乃相率請趙侯請曰吾民往時歲豐猶窘衣
食者迫於債負也今遇凶荒得免飢阻不至流殍此實周公
之惠我公協贊之力也苟得文字載之貞石以傳世示後則
二公之良法美意吾民永有賴焉趙侯於是屬前翰林編脩
郡人楊珙寓書以耆民杜宗桓所述本末請爲之記噫余昔
以文事仕於其土者于今四十九年矣於其父兄弟固不
能忘情而侍郎周公又余故人重以趙侯之請豈得無言也
哉周官大司徒掌荒政十有二其一曰散利散利貸種也洪
範八政總之曰農曰農厚生也農倉之設豈非貸種厚生之

遺意乎其與常平義倉同一養民而尤切者也故曰積貯者
天下之大命而君子為政以恤民為報國二公之事皆可書
余故又官也用著其實以告來者

承恩堂記

楊溥

皇上嗣登大寶嘉念蒼生期底雍熙圖任老成人彌綸治化
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實為之冠宣德七年秋 詔有司若曰
予有輔臣粵自 先朝偉著德望暨于今啓沃君多予于庶
政咨焉予于庶官審焉克允克諧實惟其人欲新厥君以稱
予優禮之意其繪圖以進有司明日以圖進弗稱又明日更
為圖進弗稱

上乃自規畫授有司乃卜地於都城東南厥位維陽厥土維
剛揀材於肆厥木維良厥石維貞陶甌維堅乃卜日之吉鳩

工並作裒高以平築虛以審具引繩縮版以垣厥周乃建厥堂
翼之 以室乃闢厥路重之以門甍之 甍之塗之沐之不踰日
告成祀先有朝禮賓有館庖有廚汲有井有庫有廐以儲以
牧輪奐咸美百用具備復 命大臣燕飲以落之肴核酒醴
咸出大官公謂翰林學士楊溥曰昔晉獻太子成室諸大夫
饗焉當時善頌善禱者身稱於君子子何以語我溥不敢以
不敏辭乃酌而祝曰惟天佑國家乃實以賢哲簡昇平格復
錫以壽若周之畢公策各文武之世相成王相康王永光周
室公歷

四朝進位師保享高年輔

聖天子丕隆太平之運溥於斯為 國家贊又酌而祝曰明
盛之世惠歸之德君子享多福而民咸樂其樂是以錫馬蕃

廢書曰三接乃惟康侯溥於斯為天下蒼生贊又酌而祝曰
福善之報惟有德於民者為盛古昔名臣輔君致治實功允
德孚遠神明身被光榮澤流子孫與國同久詩曰維其有之
是以似之溥於斯為公賀公酌而復曰

聖天子之恩篤不敢忘子亦可謂善頌者矣謹名其堂曰承
恩堂請書此以為記

清白軒記

梁潛

雲南按察僉事茹良玉取漢太尉楊震所以遺其子孫者名
其軒曰清白良玉世本於晉陽人自元末客蜀之巴縣久不
能歸遂家焉其地在巴渝之間今重慶府屬邑也重慶晉昔者
為明氏僭竊之都也巴蜀之水至於此而合下為三峽千餘
里而後出夷陵其壯且險天下莫之過也予嘗道經其地竄

其山川因訪其遺老蓋

太祖皇帝之定四方也最後乃取蜀方其用兵時一自漢中
入取成都一自夷陵攻瞿塘成都既潰瞿塘亦披靡不支遂
直搗重慶明氏君臣既繫頸出降而兵馬糧餉府藏之貨財
遠近屬邑悉封上于有司其地未盡煩兵戈故其民至今號
為富完其學者習於禮義才克而氣完仕於時往往致通顯
者此豈獨其山川之高深致然也亦其安集富完之餘遭逢
太平之盛加以詩書之涵養而流風遺俗之未泯者因得薰
其化而致顯融於時其材之成有自來也哉良玉蔚然有今
學者之文詞而介然以古君子清拔之操自勵觀其所以名
軒而想其意氣之偉出豈不賢矣哉而豈獨如是而止也定
其志而不遷克其所守而不可奪則見之於事業者固將燁

皇明復卷十五
然照耀其山川無窮也則其所謂清白者又何以異乎昔之人所云邪予自去蜀以來京師往還兩都忽忽幾二十年志氣之衰耗甚矣然猶常時想望其山川而思見其士之志節蓋其去之已久而與之按者益少聞良玉之介且潔而又居乎風紀之任足以行乎其志其可愛也夫其可尚也夫良玉以求予記因爲本其山川習俗之故以記其軒

藍谿書室記

鄒緝

古之爲士者其始皆學於家而後進而用於國故三代之世家有塾黨有序術有序國有學其至於國學則其材已成而非黨序術序之所事者矣其於學也凡詩書禮樂之教非徒誦其文通其辭習其升降俯仰之容識其鏗鏘綴兆之節而已所以和其志正其容體書格物致知之功以極夫盡性

至命之妙大而窮天地該古今微而起居食息一動一靜莫不有則是以非僻之干慢易之氣無自而入焉古之學者蓋如此所以爲不可及也後之學者則異於是矣誦習其文辭而或不能精察天義理考識其名物而或不見於實用則所謂詩書禮樂者亦徒惟其虛文而已矣又其甚者講習之不聞而惟口耳之是務涉其流而不窮其源探其華而不究其實載籍雖具目不常睹而曰吾儒者吾儒者此豈不過哉其所以不及於古人良以此也夫士學而不如古而欲求夫材之大成不亦難矣哉此予所以常爲之深慨也新淦饒章俊民居於藍谿之上讀書爲學銳然有志已而爲邑稅諸生以其成業入貢于大學乃藏書於家而命之曰藍谿書室又恐其久而忘之也來求余文以爲記予惟俊民少學于家力勤

其業既以窺探六籍之文遂及于成而進之大學其所得者
不少矣因其所已得而不敢忘其所自取其遺書藏之以俟
其後人其志之所存心之所在異於人也亦遠矣予既慨夫
古今為學之得失以為士習之卑陋無以自進於高明而不
能如古人之所成卓然特見於世也故因俊民之求予之文
而并書以記之俾夫來者之或有所警發於斯焉

清足軒記

陳繼

荆石上人生秀朗少有出塵志長雉髮而從蘊庵禪師求佛
道甚力所居無長物惟設熏爐茶具經函席几庭下植竹百
餘竿涼陰幢幢虛籟淙淙風回露晞蒼雪飄拂衣袂上人方
定起笑歌其問俯仰宇宙視其久遠而若一瞬息廓然真中
無一物之染着不知身之處埃瑤乎而與羣有之相汨汨也

因名其居之軒曰清足予過而問之六雄氏之教以身世等
為幻其謂幻者幻所有為上人何勤於有為而樂于幻也曰
清者潔也足者無慊之謂也潔其心而無慊於中斯清足也
何假乎名潔其行而無慊於德斯清足也何童乎有潔其居
而無慊於適斯清足也何託乎寓假乎名章乎有託乎寓者
詭於幻而幻之上人欲幻於是之為乎將偶於是而之為乎
上人曰予之言理固有吾之所求者然善之謂清足者以水
本清穢汗濁之其濁之者非水之性也水失其性水而不足
為水矣人性亦然性無不善欲累刻之其善斯不全善之不
全性失之矣人失其性人而不足為人也人性不失猶水之
清清斯足其性矣吾之名吾軒者豈樂幻而為哉將以警吾
內而不囿於幻也所為求吾為者必自有為始吾故以是為

之。余聞而善之意。上人讀書。知性之喻。而不膠於其徒之說。故錄爲記。以歸之。噫。人性之善。上人果識其用也歟。

諸葛武侯祠記

王直

南陽都城西有阜隆。然而起曰卧龍岡。漢諸葛武侯嘗居於此。舊卽其地建祠以祀焉。元至大中。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行部謁祠。下病其庫。乃下有司克廣之。又卽祠之東建書院。以設官養士事聞。

朝廷名書院曰諸葛書院。祠曰武侯之祠。世移歲久。書院無廢。祠雖存。然亦日就頽毀。前之爲郡者。莫克任之。洪熙元年五月。太守陳君正倫始至。往謁焉。周視祠宇。蕭然破壞。采椽敗。席不除。風雨退而嘆曰。侯之德業在天下。當百世祀之。凡其所居之地。乎。今祠如此。何足以揭虔受靈。乃於農隙伐

材。命工撤而新之。冬十月成正堂四楹。其餘方次第營之。未就而當朝賀來京師。明年春二月。還郡。適同知張永推官司憲南陽縣令李桓。圭後先繼至。相與協力圖其事。未幾兩廡皆成。繚以周垣。前爲大門。以時啓閉。而祠堂之制始克大備。堂之中塑武侯像。凡其器用。則南陽衛南陽中護衛具焉。之倫旣告祀。以落其成。又歲以八月二十八日。率郡縣僚屬。奉少牢致祭。拜跽有位。薦奠有所。進退周旋。克中儀度。郡之人士皆欣然稱嘆曰。陳公爲此。其可謂尚德之君子矣。然不爲之記。則何以示後人。俾維持之。求勿壞於。是桓圭以書來京。師請予記。予謂先王之道。以明倫爲本。周襄王者之迹。熄至於秦極矣。漢興學者。乃復得聞先王之說。至於光武明帝。其道廢幾明矣。士之出於其時者。秉禮義循名節。綱常之際。截

乎不可紊也降及靈獻大盜繼起建安以來曹氏最爲雄盛
逞其詭力以誘脇天下豪傑之士莫不折而從之其所圖爲
者無非僭竊暴悖之事豈復知有綱常之道哉迨華歆之計
遂李伏之說行而三綱絕矣當是時莫有非之者雖吳國多
賢亦委曲順從之不暇是天下之人皆淪於逆理亂常之歸
獨武侯奮起圖復漢室毅然以誅曹爲心出師二表正名定
分凜凜乎三者之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曹氏爲賊綱常之
道賴以不泯後之君子因是而正誼明道以扶世立教則侯
之功大矣豈特與勞定國死勤事禦大災捍大患者比歟雖
百世祀之可也且嘗游處乎此神之所顧懷民之所尚慕爇
蒿懷愴如或見之則嚴祀之以示教焉蓋宜矣然今之爲郡
縣者必有司之事部使者之所督責尚勉勉焉有未至昔先
聖之祀學校之政亦有怠而廢者其能崇先賢以儀後進如
此誠鮮矣而正倫能之非誠所謂尚德者哉則凡政教之所
當務者其從容優裕可知矣正倫廬陵人由進士爲監察御
史以恭儉慎靜知名宜其所立有過人者故爲文俾刻諸石
使後之人有考而繼之也

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正統八年十一月蘇州府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成其十一
世孫都察院照磨君子易具事始末屬直爲之記蓋公蘇人也
曾祖徐國公祖唐國公考周國公皆葬蘇之天平山公嘗請
於朝改天平山白雲庵爲白雲禪寺世度僧守焉作祠於寺
之右以奉祀事至公之子孫又作祠於是祠之南以祀公然
忠烈之名未有也宋自元昊反西鄙騷動師出無功乃命公

經畧公選將練兵築城寨艱屯田據其要害示以形勢招徠
屬羗息信大治決策取橫山復靈武元昊勢屈乃請降西人
仰公之德服公之化皆為公置生祠公薨相與哭於祠下者
累日不絕宣和間宇文虛中為慶師言公忠於朝廷其功烈
顯於西上至今猶廟祀益虔然廟未有額徽宗命以忠烈名
之且為題其榜凡廟之在西者皆易以新名然蘇猶未有也
紹興以來西土皆陷忠烈之廟越在異邦蘇之守令與其王
大夫謀曰蘇公故郡也而天平山則公祠墳在焉公之精神
必往來乎此乃更作新廟揭忠烈之榜於廟門由是蘇始有
忠烈廟每歲上巳郡縣長吏率其屬致祭廟肇元至正乙酉
嗣孫邦瑞士貴復新之末世兵亂燬焉踰八十年未有能復
之者至是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忱巡撫至于蘇而監察御史

劉君甄劉君仕昌鄭君頌皆以事莅焉郡守李侯從智來會
政事之暇語及茲廟因相與嘆曰公之德業著于當時傳于
天下後世不繫乎廟之有無也然表先正以儀來今使後生
小子得瞻其廟貌想其精忠偉烈而興企慕之心則廟亦不
可無也乃各出資俾吳縣令永嘉葉錫圖其成錫毅然以身
任之殫心盡力規畫處置凡鄰邑之令佐皆以資來助市良
材命衆工為堂前後各三間以奉公及三世先公像東西兩
如其數以藏祭器而齋宿寓焉壯麗嚴整有加於昔中作石
橋橋南左右為碑亭前作大門榜曰勅賜范文正公忠烈廟
經始於是年九月九日閱兩月而廟成直聞之士之能任天
下之重者必以天下為心心之欣戚主乎人而不私於己是
以天下為心者也以天下為心則人庶其有濟矣初公未顯

時已欲任天下之重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人憂人之憂而欲免其憂使人皆樂然後與之同其
樂此豈小丈夫然哉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
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公之心猶是也故其德業之盛不
愧乎古人豈特著於西土也哉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
者多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則其所存所行一主於為己人
之利害不少槩於其心而又悻悻然自以為得功烈之卑無
足怪也而所以為士者果當如是邪然則公之孫與邦之人
士及四方之來者拜公之廟慕公之功業必當師公之心克
之以仁義而力行之於公其殆庶幾乎故為之記而道予之
所聞使刻諸石以告焉凡以資來助者其姓氏皆載之碑陰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五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五

記

水木清華亭記

王英

吳縣知縣吳復克禮世居福州螺江之陽有亭為燕游之所
名曰水木清華亭蓋取晉尚書謝混西北池詩之語云螺江地
幽曠而亭之作據其勝近則嘉木森聳亭亭如車蓋清陰蔽
虧涼颺時至水環繞而流明淨如鑑迴風激波遊魚出沒稍
遠則有虎頭之峯若顧若蹲若踞自南盤迴而西與羊崎諸
山相連屬而石峽渡在其前飛來石峙其後朝暮之間雲霞
之舒歛雨霧之冥晦草樹之葱蒨與夫平臯遠岸沙鷗水鳥
飛鳴上下遠近之景於斯亭一覽可見克禮日游於其中或
讀書詠詩或彈琴酌酒或憑闌縱目意休休然甚適也嗟夫

人之情所好不同馳騁車馬於通都大邑與王公貴人遨遊
窮極乎耳目之所好者人皆悅之而山林泉石草木幽寂之
境好之者甚少克禮獨愛悅焉蓋異於時人也已非古之所
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吳縣大邑也政務煩劇克禮為邑
宰清慎平恕事不苟擾民甚安之此可見其素所操履矣然
而聲譽方隆顯用可待未得歸將亭之中以遂其樂乃屬中
書舍人周某道其詳請記予嘉其志書以為記復招之以詞
曰

螺江之流兮彌瀾濱江之居兮居所止白石磊磊兮山峙峙
煙雲杳靄兮古木陰翳君之去此兮歲月逝猿啼鶴怨兮誰
與為侶去歸來兮日容與擷芳華兮憇江渚膏吾車兮遠想
從濯清冷兮追涼風發高咏兮彈絲桐亭中之樂兮與君同

重建蔡涇記

常州畿內大郡也其屬縣江陰之南十五里曰夏港其東有
閘曰蔡涇南引湖水北通大江兩浙蘇松漕運及閩越商賈
之舟皆經此而江陰武進無錫三邑之田凡數千頃皆資以
灌溉遇旱湖涸江潮退則禾稿死舟不可通有閘以節制其
水則田不病旱舟不病涸矣閘之創相傳始於唐歷宋元以
及國朝因其舊雖設官掌之而歲恒圯壞輒役民節治用
力甚繁而其功不可經久民與舟往來者病之知府莫侯之
至常也政舉民安聞蔡涇久為民病欲圖改作以其事奏于
朝既從其請詔巡撫工部侍郎周公為之經度公受命與莫侯
議當撤其舊而新之有言新作則勞費滋多其功難成者公
毅然力主其可初公因民有餘粟積於諸郡倉庾皆克至是

會計其用可數十年矣乃發粟市材用諸物惟石艱得乃取於姑蘇洞庭山工者亦蘇人今琢磨以舟載至皆給粟償其力石計四千五百丈木二萬二千株軌二十萬鐵一萬斤有奇工匠討百人役民二千五百人食以粟計二千九百餘石始於正統元年八月以是年冬十一月成堅壯倍於舊時而閘之啓閉有節歲旱有備舟行無阻人獲其利而不知興作之勞也父老相與慶幸述周公莫侯經畫之詳來請記以示久遠嗚呼河渠溝洫其利於人甚大昔創制之法與夫廢興得失人所共知而為政者莫能興其利至近時尤甚焉其故何哉不知水之利為民衣食之源故漫不加意欲有所興作者或謀慮不周或材不足任或懷私因以培刻其下安能興利以及民哉今天下糧賦北上供億者蘇松居其半歲時漕舟如山列運夫如雲集扶攜曳纜者綿亘不絕若商賈之舟尤不可以數計而其道皆由蔡涇水可使之涸而閘可使之久壞乎莫侯欲作之既知所先務周公能力成之而使民不知勞功大而利溥非有謀有為舉動無私焉能至此其功不亦偉哉刻石以記其成者固宜乃為之書周公名忱字恂如永樂甲申進士累官刑部員外特拜侍郎巡撫南畿內善政不可殫述莫侯名愚桂林人由工部郎中陞知常州以正直自持稱爲賢守後之人觀二公之成績亦當有思乎

義山記

廬陵銅谿劉先生嘉會所居之傍近有山焉初無名先生以其寬衍深秀而閔鄉人之貧窮歿而無葬地者令皆塋於此今塚墓累累殆百餘所人皆以先生所爲義士也因名其山曰

義山先生有學行文藝洪武中以明經薦至京賜華蓋殿說書後分教壽州以言事稱旨陞武進丞未幾罷官家居宣德初用知者薦入朝所司擬外校官時年八十以老不堪事辭

上曰師表後進正宜老成人不聽先生懇乞骸骨得還鄉里今年幾九十尚康強無恙鄉人德之者曰先生不慕榮利而享壽考以行義之報也然其餘慶之發殆不止此將猶其孳孫矣乎先生聞之曰吾欲鄉人死生之皆不失其所而不能也吾量吾力之所宜而爲是耳豈望報耶或者曰此仁人君子之心雖推之以行之天下可也而有所不能行焉獨不可惜哉夫士君子讀書學道得行其志者幾何人周官有墓大夫掌九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民族葬而掌其禁令使皆有私地域是則古之人無貴賤貧富死而未有無地以葬者後世山林川澤皆歸於民而據於大家巨室非細民所得有然後有暴骸露骸者蓋多也今先生居一鄉使一鄉之人無是患有古之道焉如得行其志而兼善天下則失所者殆少也此世之所以惜之也歟先生誠仁人也使鄉人之所以祝之者信然則其後人之食其報者其又可量哉予姑記之必有以驗之

重修至德廟記

周忱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豫章沈鍾伯律奉爾璽書擢守于蘇州視事之日吏以囚牘進見民之繫于獄者凡千餘人尚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載而未決者伯律姑置弗問越明日率郡之父老祇謁于吳泰伯廟見其堂宇傾仆垣墉頽

圯吏民奉祀弗虔乃喟然歎曰民不見德宜乎刑之不清也
是非郡守之先務乎即日命工度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
室曰門曰廡為屋凡四十楹繚以周垣堅以壁甃不十日而
告成復率父老潔牲醪祇祀于廟居人過客瞻望咨嗟於是
獄之繫囚交相媿悔曰秦伯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吾輩
所爭僅錐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羞乎皆相與俯伏庭下
自服其辜不數日而獄以空虛告予時奉命巡撫于江南
列郡至蘇州祇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者狄梁公以
求官侍郎為江南巡撫使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而此廟則
在所留而不毀者去今千年得吾郡侯葺而新之巡撫使之
來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復爭競之風乎予
乃登其父老而告之曰方秦伯之奔吳也斷髮文身示不可

九
立然荆蠻義之後而歸之千餘家遂端委以臨其民是欲辭
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世夫差徂於必勝窮兵瀆武破越
困齊欲霸天下卒之國亡身戮妻子為虜是欲求富彊而失
其富彊矣然則吳地數千年之富庶由秦伯之三讓有以致
之也其闢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啓之也尔民
欲為秦伯之讓乎欲效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萬世一則貽
譏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
何有此予與太守期望於吾民之意父老曰善請以是為記
遂書於麗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
豈獨蘇州之民而已哉

祀神農陵記

會鶴齡

神農氏教民耕稼蠶絲醫藥交易之事開萬世衣食相生相

養之源故凡後世有天下者皆祀之而新卽位者則告焉示不忘本也今年

今上卽位實遣臣鶴齡晉香幣祝文求其陵行祀告之禮而陵在衡州之鄢縣鄢縣深僻若獠洞然故自衡舍舟陸行越峻坂涉深塹五宿始至之後又三宿始將事事皆如儀奠獻有虔稱

上所以親遣之意既畢始若釋重負然猶不敢忽慢遂跼步山麓見有石壁高二尋許廣半之正面而直立或指以爲塚門又上少許有杉二株一榮一枯其大數十圍高不可計根節如鐵石或以爲異人所種莫敢剪伐者杉下有壇下有壇蓋舊有之新又更置或能言更置之由而未詳也至問陵之所始訖莫能對退坐公館取縣制閱之亦落莫不載以問鄢

庠諸生有進而前者對曰開國皇帝宋太祖求帝王之應祀者獨神農氏之陵不可得一少焉神人戴一笠持兩火訴不血食覺而浴群臣皆曰是非炎帝乎火位南方宜往南求焉遂遣使者至長沙之境求不獲將歸遇一老人引而指示之曰是則炎帝塚也忽不見使者還報卽遣祀之遂成故典禮斯亦近於誣也雖然殷高宗夢得傳說遂舉爲良弼孔子夢見周公卒明其道以教萬世由是觀之則宋太祖之事亦精神所感有然也不可以弗信矧炎帝之神在天無所求而不獲今苟因其故典盡其誠以享焉有不獲者邪予故存其說以告後之來祀者宜盡誠焉耳陵之是否雖置勿辨可也

復本堂記

倫理叙名分正繫於世教使然者予嘗得其說矣世教不明

而其民父子兄弟之序或至顛倒繆斃者非其性不善也汙俗誘之也其教既明而父父子子兄弟弟人得其正者非其性獨良也美俗導之也五雲東溪著姓郭氏當元盛世有無子懼乏祀者遂子其弟可謂其名紊矣而以爲固然莫或易之迨

國朝洪武初其後裔按譜世次失倫大駭遂更正之復其故常此豈不有由來哉元有天下幾百年海內富庶人人足給民至老死不識兵革庶幾大康而獨狃於胡風不脩堯舜三代之教人不相非以至綱常淪斃我

太祖皇帝龍飛之初忿嫉其弊一正以禮法而汎掃之俾尊卑上下隆殺等級截然不紊而天下益以治富庶益盛於昔由世教之變郭氏之先

皆世教使然明矣天高地下川流岳峙萬形明白而昏霾翳之視者無見一日天大以風刮去淨盡仍復其舊而天下曉然豈非此理乎郭氏世次得正久矣又嘗扁其堂曰復本今年有來京師求予記者前金華丞正顯也正顯之言曰曩所失者曾祖雲祥府君後復正者叔祖崇良府君崇良府君嘗爲萬安訓導願請拜記之嗟乎能復者固本乎上之教而非其人卓然不惑始亦難矣昔孔子爲政欲以正名爲先子路猶且以爲迂况後世乎况以今茲而欲正數世之前之失乎夫謹之正者往往難於爲繼非特繼之難守亦難也然則郭氏派系之本必卓然不惑而後能復之也夫而後能繼守之也夫

舟之載舵主之舵操縱疾舒得失而舟之安危繫焉故凡傭於舟者皆以力而舵師兼智力長焉其受直也恒倍或參伍其載而取之然非素諳是者非惟人不之任而亦不敢輕任於人其責甚重也哉歲戊戌予奉使北還買舟以載得寧波舵師某甲予見其駭而使酒曰夫也詎能舵舟同載者曰子以傭役人而乃貌取之乎且其直廉又易與毋慮為也子固疑之北渡淮及湖中流而衝風作狼狽失勢者幾旁舟皆咲之曰是特其小小者耳使之乎大江則將奚為子問同載者曰嚮吾言之何如則皆愀然曰今之舵舟者皆是已此特其甚者矣暇渠之咲哉予曰然則是吾仕者之過矣彼敢輕以任人何耶應者曰子以彼為工其技而利濟人與其將以舟利而冒其名者與夫利濟人者必世業於舟其捐費備出資利遠凡舟之須者工且良故傭必擇人况於舵師乎其以身任載也毀譽不顧夷險在己視其載之輕重與其舟之輕重侔焉是誠足任者矣若夫以舟利者則不然其於舟也朝餽之夕業之無須博費不期遠利乘人之載而取之不得則下上而求合焉毀譽夷險泊然於中也彼欲載者樂其易與且利其廉微倖以無事徃徃以涉大江猶安流也而况於淮與湖哉予曰安危同勢也喜患同情也彼豈異於人者與應者曰良師先勢而違情庸師勢迫而情見故曰前車覆後車戒審如此天下惡有僨事者哉予曰嘻此名言也顧命童予濡毫記之

重新孔子廟學記

陳循

鳳陽府古揚州之域春秋時鍾離子之國漢晉以來為郡其

名不一

聖朝龍興於此吳元年賜名臨濠府越三年為中都建中都
國子監政府曰中立府洪武七年 國家定鼎金陵復改中
立為鳳陽府以中都國子監為鳳陽府儒學其殿學監自
創始至今凡八十有餘年中更部學之吏多矣而未嘗有脩
壞補廢於其間者以是士無所奮以志於學而白科目以登
庸者遠不逮於他郡是可歎也仲侯閱之來為郡也首以為
懼以謂學校風俗人才之本為政所當先者不先其本而規
規於事為之末以激譽於公庭爭訟辨別之間君子有不責
也孔子不曰聽訟吾猶人也也也使無訟乎吾徒誦法孔子
者也敢不容心於是乃率貳佐周覽廟學相其廢壞有不可
仍者仍創所之中構禮殿翼以廊廡肖像以祠聖賢
其間凡廟所當有者無一不備外為講堂環以齋舍儲粟以
饌來學之徒凡學所宜置者無一弗周材出於捐俸費以率
僚窳而省浮費以補缺工出於賃勸敏以乘閒隙而止不急
以助勞經始於景泰二年三月十六日落成於明年五月二
十日既成仲侯遣人走書幣來京師求為之記仰惟昔者
天厭夷狄亂華篤生

聖人以為民主肆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龍飛
九五削平僭偽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然肇基不於他而獨
於此豈非舜之諸馮文王之岐周殆有不可以與尋常州
所同日語者况嘗建中都立太學天下英才畢集之所今雖
更為郡學而詎可以廢壞不治以有忝於

聖朝龍興賢才豹變之淵藪乎宜乎仲侯首以爲懼而倦倦
任作新之責於今日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言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爲理之必然
也天下賢才無問海內海外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尚莫不有
帝臣之願况居州里之間筆輟之下如水之先得濕如火之
先得燥有不相應相求爲尤易於他哉士之得生是邦游於
是學其視天下海內海外賢才已倍萬其天矣而又有賢守
之作新如此誠不自棄而加勉焉將見如水流濕沛然若決
江河而注之海如火就燥燄然若列星辰而麗乎天有莫之
能禦矣故於仲侯請記是邦廟學之成書以爲勸

金寔

齋予嘗過之宗政曰僕將思樂至平平易也先生幸有以教之
子曰平易天下之至道也而今人鮮克由之豈世方以奇崛
爲高艱險爲安好僻怪而樂深險以平易爲不足爲故弗由
邪胡不舉天下之所共由者而喻之哉周道如砥安車由之
鳴和鸞中節奏無不如意坐車中者暢然而舒泰汪流一碧
巨艦中下風濤不驚棹夫唱和處舟中者晏然而無虞由乎
平易故能坦坦也若夫攀危逕履巉岩臨萬仞之壑遙百折
之瀟未有不神禱而膽落者不由平易烏能坦坦哉君子察
夫是理恒置心於平易之地舍躁而趨靜遵分以循理久則
心廣體胖將無適而不坦坦矣是故大易有履道之象聖人
有蕩蕩之稱皆所謂善也宗政起謝曰先生之言至矣水陸
舟車之喻僕未暇遠觀焉試以日接於目者言之僕之居四

通八達之衢也雞鳴而起貴賤紛沓騫利達者躋攀於分寸
殖財賄者較量於錙銖百技衆工四方所集忻者笑戚者悲
怒者搏強者效詭欺擲揄滑稽突梯千態萬狀以求售其術
寧有樂平易而坦坦者乎僕於是乃求喧中之寂掩戶以息
香一縷書數十卷或從事於佔俾鉛槧資之以爲養此外殆
無營焉願因先生之言勉其所未至以求自異於庸衆人不
知其不可也於是舉几布席且羞觴醕樂予於齋內獻酢互
更懽然治矣爲之歌曰坦兮坦兮去爾町畦絕爾多岐遵大
路兮以邀以嬉秣吾馬兮膏吾車吾與尔同歸宗政吳人敏
而好學善鍾王楷法爲時輩所推讓縉紳大儒皆樂與之游
宗政漠如也其自待與其名齋若不相背馳云

遊嵩陽記

周叙

宣德丙午三月十五日予在鞏祀宋陵畢瞻望嵩少諸山慨
然想其勝與廣之宜春吳公遜志約遊焉行李僕御已戒至
期間有達官至吳君不果行越二日予遂携邑庠生王庸劉
清李暄同往行二十五里至黑石渡沿洛陽南至河水清駛
水濱山石犖确下步行二里餘午食將軍趙仁家又行半舍
許地曰漫流岡上有郭汾陽廟環廟古柏數百株蒼翠蔚然
可大石碑一通一金元光二年天黨趙琢誤云汾陽嘗領兵
上三石是索芻粟不獲里人告以是邦西南崗嘗出毒霧
以穀不秋無以供餉汾陽乃旋軍登其上以壓之毒
以息里人遂立廟祀之相傳祠下有洞時有聲隆隆然蓋
毒霧所出處予惟古人稱掃清氛浸汾陽之謂矣一則緱山
東老人所題老人逸其名必宋元顯者夜宿原良村王庸家

自鞏至是十七里餘翌旦遵趙城陟輶轅道石徑崎嶇盤迴
以上中有關名崑嶺老卒數人守之時天旱邑人祈禱甚久
忽微雨從西北來予顧謂二生曰今日之遊固樂天復雨又
樂之尤也轉西僅五里入少林寺水蔽翳仰不見口花草餘
香郁郁襲人寺在五乳峯麓少室山當其南隱若屏列寺寺
僧聞客至迎迓甚恭佛殿後爲講堂堂後有宜雪亭則佛徒
惠可受法於達磨處惠可嘗侍達磨雪深至腰不去竟得其
法予因歎曰昔遊定夫揚中立立雪於程門卒傳其道惠可
學佛法亦然使世之爲弟子者若此其學詎有不成者邪因
觀歷代所建碑刻其文大略見有梁武帝御製達磨太師贊
前刻歐陽圭齋序餘皆見宋以下文字又向西北循山崖深
入三里許許而止上呼然環抱視寺之臺殿山之林壑

若在席下是爲達磨面壁菴菴有石影云達磨面壁九年之
遺跡也時雨止雲收煙霧澄澹幽鳥玄蟬鳴聲上下倏然有
塵外之想僧云西南八里巔有惠可菴有卓錫泉以榛莽蒙
翳不果上寺主僧二人曰圓宗林之廷者甚能言相與論辨
覺覺亦自可敬飯畢啓行逾十里則嵩山少室東西對屹山
色掩映蒼翠如滴路循深洞灘石礧礧按轡徐行毛髮森豎
俄經一小土神祠南忽有赤衣童子疾趨道左令導途者索
之彌久不見竊自念曰連月旱暵而赤色者南方朱火之象
也是豈旱魃之流歟因相與名其地曰赤童子山又行十里
憩郵亭中亭後一里有寺名會善刻元雪菴所書茶榜字徑
三寸許猶偉可觀觀畢即出晚至登封假館學宮自原良至
是又六十里明日同廣文劉仲武司訓吳永康謁中嶽神祠

且默禱久旱祈賜雨澤禮畢而縣丞李政繼至祠在縣東八里嵩山之陽中原壤地平曠有山亦培塿不奇崛唯高山蜿蜒磅礴騎奔雲霧綿長數十里屹然在天地之中諸山環列勢若星棋蓋乾坤秀粹所鍾宜神靈之宅也祠規制極宏壯峻極殿南爲降神殿三面皆圍生申甫像丹青頗剝落而筆意蒼古督李亦命畫公模之宋金以來石刻以百數惟王曾奉敕撰者碑最号壯字體雖甚勁麗又漫滅不可讀拜命諸生用紙墨模榻以考其舊既出李具酒殺十道士方丈相與宴飲甚歡文室後有竹數百竿微風度之鏗然有聲如擊金石此又洛中之僅見也又明日與仲武永康循北門遊嵩陽觀觀久廢惟古栢三株存大者圍幾三丈高兩倍之相傳漢武帝封爲大將軍有石刻識其下次者亦幾二丈圍云皆封次將軍望之如張幃幄如擁車蓋風動又聞如絲竹之晋相對倚久之不能去惟

朝廷方取材川蜀以資梁棟此木近在河洛似獨遺棄豈造物者固有以庇之抑以孤處僻遠不見知於世邪前有天寶三載紀聖德感應碑高大異常制書法極妙又從東度涸澗尋崇福宮卽太乙觀林深從者迷失道徑返數四始達宮亦屢廢惟三清殿存亦至元間重修者旁屋近燬于野火道官依殿以居舊有奕棋檮清泛觴三亭今惟九里池存有泉名太乙歲久亦湮則泛觴亭之故址也二宮觀俱漢唐宋以來天子巡幸暨王公卿士宴游之所方其盛時珠宮琳館金碧交映鑾輿所至草木生輝及其廢也荒烟斷礎鞠爲丘墟樵人牧豎得而辱焉噫方外之流恒自視其道與天地長久永

存今既若此豈非物之興廢固自有時哉升高以望遠則箕
頽諸山隱然如畫追想巢由之高風西則少室三十六峯綺
縮繡錯高棟霄漢深悲李山人之陳迹目與景接心契神會
超然若御瀨氣游鴻濛而不知其所止也稍東有啓母石云
塗山氏所化其說怪誕不經極西有法王寺亦名利毀宇頽
圯惟浮屠巍然南下則有周公測影觀星二臺廢址北顧嵩
高二十四峯舒奇獻秀歷歷可指竝山頂而東則又有所謂
盧鴻巖投龍洞皆嵩陽勝處擬次日再約往遊是夕予冒風
寒頗不憚且疲於登陟遂不果而顧予先後之所以賞者其
所得亦可謂富矣因累書其事于簡以識予是遊之勤拜各
書一通一以遺華邑廣文吳公俾想見茲遊之勝一以留啓
封事官
日行遊者之故實云是爲記

宋丞相信國文公祠堂記

柯遇

宋有天下三百年海內臣妾無險釁一旦胡風偏摧江南失
守高城深池間雖有堅甲利兵曾勁草之不若獨丞相信國
文公未受王命毅然浩氣充塞天地使伯顏之餌不能釣一
舌世祖之謀不能屈一膝幽囚白刃不能移一心是蓋有日
月之明風霆之厲者在乎其見耳方瀛國未封墜石塞敵使
南冠不執安知吳越不可復中原不可圖然而不能皆天也
或又以爲既執之後張宏範說而誘之至再也世祖欲公附
之切也附而用之宜不下於宋也使能隱忍許臣於庭見之
時又安知無可圖者顧其思不出此嗚呼是豈足以知公者
哉當庭見之時一身之外皆元有矣此膝未屈爲吾敵國一
屈之後臣節凜然縱有可圖吾心已二萬一有成猶不能免

無成則是漢李陵之謀誰復可信此公所以吟嘯從容就死而靡他也其來水新聞固塘文氏六義堂拜詩乃公為其族人正道所扁而題也因造其堂拜公遺像誦公之詩過錢市又瞻公像于文氏祠中宣德丙午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括蒼王公繼行過謁祠下命某易文氏祠為丞相祠或曰文氏譜自五代時春元始至十世彥純生二子長曰卿次小山卿曾孫革齋生丞相為鳳崗派小山之後為固塘派族遠而義疎某曰不然文正范公親疎之論至矣以公之孤忠大節傳播宇宙間如日星之明不容掩矣為宋而歿在宋當祀宋亡無祀之者雖敵國表勵忠節亦當祀况守公之故土而愛君之心同然者乎世無子孫雖鄉人尚義亦當祀况敦睦之族景先德者乎今其祠在京都郡辛者創于元已祀之矣其在

金堂一見一傾圮尚能慨然新之求其姓名未得豈有鄉邦不如敵國者儒不如武弁同族不如方外者哉祠因舊更其榜曰宋丞相信國文公之祠為之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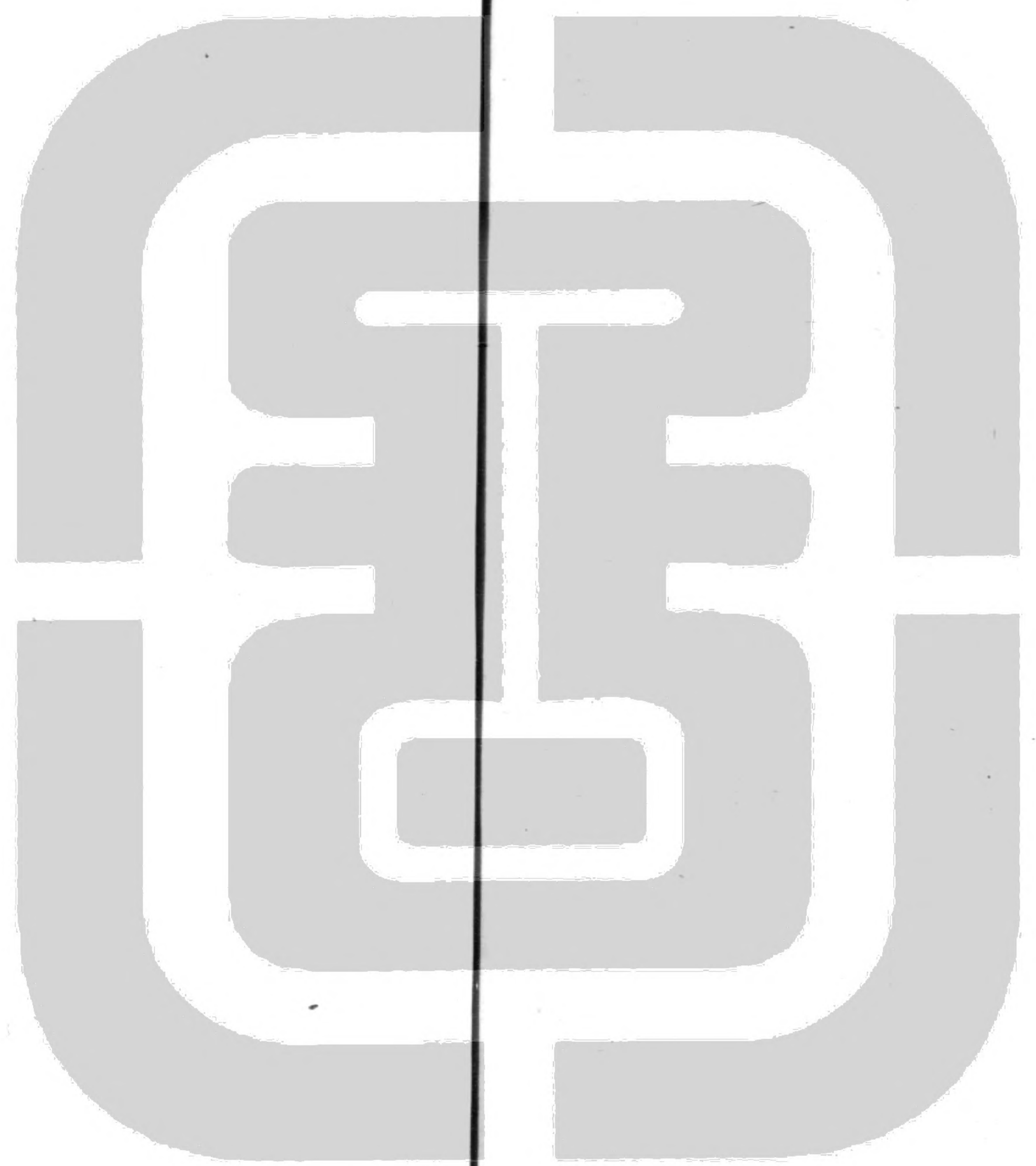
玉關洞開朔騎南來孤忠矢志乾旋坤迴匪人自天我皇弗庇巡剛遠貞孔仁孟義盤盤固推彼雕梁固塘錢市六義孔彭篤維親親匪祀何祀子姓繩繩億千萬世

重修虞士祠記

祝顯

洪洞縣南去城一十三里官道之東虞士皐陶之墓在焉道西原上乃其祠也地可百弓垣夷高爽面離闔戶繚以周垣祠屋三楹中肖神像與侍從儀衛旁設齋廚數楹制皆麗儉蓋創自前代莫究其始建也

國朝載諸祀典守土之臣雖春秋共事而因陋就簡莫之加
 意且其民俗去古既遠罕事文學罔知貴貴尊賢之禮故舉
 其地里祠墓傳舍稱號一以神名名之無所諱避任治教者
 亦莫之戒識者咸焉景泰初予以侍近出官山右按部茲邑
 恭謁祠下顧瞻廢墜為之驚惕乃命有司封植其墓正其祠
 額凡觸神諱者一切禁之於是邦之吏民稍知敬憚而觀風
 問俗入其境者亦知趨式焉今年春予復來茲屬縣令尹鑑
 脩其祠之未備鑑循而才克事其事次第畢之加於舊觀因
 謀伐石請書其事用勸邦人且示來者其用心可謂遠矣於
 乎自兩儀既分人極肇立世稱至治者必曰唐虞而士寔當
 時名臣群后之所首讓者其謀謨道德載諸經傳有天下國
 家者師之則治焉世臣子之所咸仰况洪洞為神明之里則
 凡生於斯更於斯者尊崇敬仰是訓是行宜先他方安可頌
 刻而或怠之者今幸遇
 聖天子更化海內風動寰宇猷黜賢才彙征以光輔盛治駿
 驟三五之隆則夫是方之間寧不有感發興起以追遐軌者
 乎故曰有其君則有其臣也然則是祠所繫其於治教豈云
 小補之哉後之君子尚體諸焉庸書以記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十六

禮部

